

淺且家素貧聽自擇官居易請如姜公輔以學士兼京兆
戶曹參軍以便養詔可明年以母喪解還拜左贊善大夫
是時盜殺武元衡京都震擾居易首上疏請亟捕賊刷朝
廷耻以必得為期宰相嫌其出位不悅俄有言居易母墮
井死而居易賦新井篇言浮華無實行不可用出為州刺
史中書舍人王涯上言不宜治郡追貶江州司馬既失志
能順適所遇託浮屠生死說若忘形骸者久之徙忠州刺
史入為主客郎中知制誥穆宗好畋游獻續虞人箴以諷
曰唐受天命十有二聖兢兢業業咸勤厥政鳥生深林獸
在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鳥獸蟲魚各遂其生民野君
朝亦克用甯在昔玄祖厥訓孔彰馳騁畋獵俾心發狂何

十八

以效之日昇與康曾不是誠終然覆亡高祖方獵蘇長進
言不滿十旬未足為懼上心既悟為之輟畋降及宋璟亦
諫玄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璟趨以出鷄死握中噫逐獸
于野走馬于路豈不快哉銜厥可懼審其安危惟聖之慮
俄轉中書舍人田布拜魏博節度使命持節宣諭布遣五
百縑詔使受之辭曰布父讐國耻未雪人當以物助之乃
取其財諠不忍方論間字午若悉有所贈則賊未殄布贊
竭矣詔聽辭餉是時何朔復亂合諸道兵出討遷延無功
居易上言兵多則難用將眾則不一李光顏久將有威名
裴度為人忠勇可當一面無若二人者於是天子荒縱宰
相才下坐視賊無能為居易雖進忠不見聽乃補外遷為

杭州刺史始築堤捍錢塘湖鍾洩其水溉田千頃復浚李
泌六井民賴其汲久之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復拜蘇
州刺史病免文宗立以祕書監召遷刑部侍郎封晉陽縣
男太和初二李黨事興險利乘之更相奪移進退毀譽若
旦暮然揚虞卿與居易姻家而善李宗閔居易惡緣黨人
斥乃移病還東都除太子賓客分司踰年即拜河南尹復
以賓客分司開成初起為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進
馮翊縣侯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五贈
尚書右僕射宣宗以詩弔之遺命薄葬毋請謚居易被遇
憲宗時事無不言湔剔扶摩多見聽可然為當路所忌遂
擯斥所蘊不能施乃放意文酒既復用又皆幼君偃蹇益

十九

不合居官輒病去遂無立功名意與弟行簡從祖弟敏中
友愛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
自號醉吟先生為之傳暮節惑浮屠至經月不食章稱香
山居士嘗與胡杲吉旼鄭據劉真盧真張澤狄兼謨盧貞
燕集皆高年不仕者人慕之繪為九老圖居易於文章精
切然最工詩初頗以規諷得失及其多更下俚俗好至數
千篇當時士人爭傳雜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甚
偽者相輒能辨之初與元稹酬詠故號元白稹卒又與劉
禹錫齊名號劉白其始生七月能展書姆指之無兩字雖
試百數不差九歲暗識聲律其為於文章蓋天稟然敏中
為相請謚曰文後履道第卒為佛寺東都江州人為立祠

馬史臣贊曰居易在元和長慶時與元稹俱有名最長於詩它文未能稱是也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為進取計完節自高而稹中道微險得宰相名望淮然嗚呼居易其賢哉

白行簡字知退季康之子居易之弟也擢進士辟蘆坦劍南東川府罷與居易自忠州入朝授左拾遺累遷主客員外郎代韋詞判度支案進膳部郎中長慶時振武營田使賀拔志歲終結課最詔行簡閱實發其妄志懼自刺不殊行簡敏而有辭後學所慕尚寶曆二年卒

白晦之居易之姪也舉進士晦之有二兄曰味道廬州巢

縣丞曰景回淄州司兵參軍

二十

白季康揚州錄事參軍鑄之子也季康初補本縣尉遷河內丞再遷彭城令歷潯陽虹梁水凡令四縣卒于官為人溫恭信厚居官貞白嚴重自尉下邳至宰梁水皆以廉濟見稱于時累贈尚書右僕射門下侍郎太原郡公子中敏白敏中字用晦季康之子也少孤承學諸兄長慶初第進士辟義成節度使李聽府聽一見許其遠到遷右拾遺改殿中侍御史為符澈等副使澈卒以能政聞御史中丞高元裕薦為侍御史再轉左司員外郎武宗雅聞居易名欲召用之是時居易足病廢宰相李德裕言其衰恭不任事即薦敏中文詞類其兄而有器識即日知制誥召入翰

林為學士進承旨宣宗立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德裕貶敏中抵之甚力議者訾惡德裕者書亦言惟以怨殺德為不可測蓋斥敏中云歷尚書右僕射門下侍郎封太原郡公自員外凡五年十三遷崔鉉執政欲專任惠敏中居右會党項數寇邊鉉言宜得大臣鎮撫天子嚮其言故敏中以司空平章事兼邠寧節度招撫制置使初帝愛萬壽公主欲下嫁士人時鄭穎擢進士第有閹閱敏中以充選穎與盧氏婚將授室而罷銜之敏中自以居外畏穎讒自許于帝帝曰朕知久矣若用穎言庸相任耶顧左右取書一函發視悉穎所上敏中乃安及行帝御安福樓以餞頌璽書諭慰賜通天帶衛

二十一

以神策兵開府辟士禮如裴度討淮西時次寧州諸將已破羌賊敏中即說論其眾皆願棄兵為業乃自南山並河接屯保回繞千里又規蕭關通靈威路便為耕戰具踰年檢校司徒徙劍南西川增驃軍完創關壁治蜀五年有勞加兼太子太師徙荆南懿宗立召拜司徒門下侍郎還平章事數月足病不任謁固求避位不許中使者勞問俾對別殿母拜右補闕王譜奏言敏中病四月陛下坐朝與他宰相語不三刻安暇論天下事願聽其請無使有持寵曠責之譏書聞帝怒斥譜陽翟令給事中鄭公與申救不聽未幾加敏中中書令自裴度以勲德居而敏中以恩澤進咸通二年南蠻擾邊召敏中入議許挾扶升殿固求免乃

出為鳳翔節度使三奏願歸守墳墓除東都留守不敢拜
許以太傅致仕詔書未至卒冊贈太尉

二十二

人物傳三中

渭南志十六

中順天渭州府知府致仕瑞泉南大吉撰 門人黃劉瑞王麟校勘

宋寇湘華州下邽人今渭南縣下邽里仕原即其居之地也湘博古嗜學有文名世晉開運中登進士甲科冠多士其後開寶間應辟終魏王府記室叅軍知人者惜之子準相真宗湘以準貴累贈太師尚書令封晉國公

寇準字平仲湘之子也準少英邁不修小節頗愛飛鷹走狗毋趙夫人性嚴嘗不勝怒舉秤鎚擲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通春秋三傳年十六太宗幸魏準以父階蕃上書行在辭色激昂舉止無畏太宗壯之命有司記其姓名後三年舉進士太宗取人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之

一

或教準增年答曰準方進取可欺君邪及中第太宗知其名授大理評事出知歸州巴東縣每期會賦役不出符移唯具鄉里姓名揭縣門百姓莫敢後期手植雙柏縣庭民以比甘棠謂之寇公柏累遷殿中丞通判鄆州召試學士院授右正言直史館為三司度支推官轉監鐵判官會詔百官言事準極陳利害太宗益器重之擢尚書虞部郎中樞密院直學士判吏部東銓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帝復坐事決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淳化二年春大旱太宗延近臣問時政得失眾以天數對準獨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利有所不平也太宗怒問所以不平狀準曰

願召二府言之二府入準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賄
吉賦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活之弟益主守財至千萬止杖
仍復其官法豈平邪太宗問活活頓首謝即皆罷去其暮
遂大雨於是太宗大喜知準為可用矣即拜準左諫議大
夫樞密副使改同知院事準性忠亮喜直諫無顧避時人
語曰寇準上殿百僚股慄嘗與知院張遜數爭事上前且
互斥其短帝怒謫準亦罷知青州帝顧準厚既行念之
常不樂左右揣帝意且復召用準因帝問對曰陛下思準
不少忘聞準日縱酒未知亦念陛下乎帝默然明年召拜
參知政事至道元年加給事中時太宗在位久馮拯等上
疏乞立儲貳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言者準初自青州

二

召還入見帝足創甚自褰衣以示準且曰卿來何遲耶準
對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師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
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
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
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為可願即決定
帝遂以襄王為開封尹改封壽王於是立為皇太子廟見
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乃準
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
福也帝入語后嬪宮中皆前賀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二
年祠南郊中外官皆進秩準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要官
所惡不及知者退序進之馮拯憤極陳準擅權廣東轉運

使康戩亦言呂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不敢與準抗故
準得以任青臆亂經制太宗怒召責端等端曰準性剛自
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及準入對帝語
及準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於帝前帝益不悅遂
罷準知鄧州真宗即位遷尚書工部侍郎咸平初徙河陽
改同州三年朝京師行次閩鄉又徙鳳翔府帝幸大名詔
赴行在所遷刑部權知開封府六年遷兵部為三司使帝
久欲相準患其剛直難獨任景德元年以畢士安參知政
事踰月並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以集賢殿大學士位
士安下是時契丹內寇縱游騎虜掠初問小不利輒引去
徜徉無鬪意準曰是狃我也請統師命將簡銳銳據要害

三

以備之是冬契丹果大入急書一夕凡五至準不發欬笑
自如明日同列以聞帝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
過五日爾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
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
還而行帝乃議親征召群臣問方略參知政事王欽若江
南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也請幸成都帝問準準心
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誅也
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自當遁去不然出
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且先
帝建都垂五十年天下財用甲兵聚於京師宗廟社稷之
所寄也不幸有事陛下當與臣等以死守今一旦棄去非

復陛下所有若賊乘勢深入陛下當何歸乎帝喟然遂決計幸澶州二人由是怨準及至南城契丹兵方盛衆請駐蹕以覘軍勢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亢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出遇高瓊於屏間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願効死準復入對瓊隨立庭下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盍試問瓊等瓊即仰奏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瓊即麾衛士進轎帝遂渡河準曰六軍心膽在陛下身上今若登城必擒賊矣帝遂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

四

踴躍歡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乘勝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敵乃引去上還行宮留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為準方與楊億飲博歌謔懽呼或就寢則鼻息如雷帝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相持十餘日契丹計索始請和會又有飛矢中其說軍蕭捷凍殺之虜衆大擾請和益堅準不從而使者來請益恭帝以問準準曰如用臣策可百年無事不然四五十年後臣恐我且生心矣帝曰朕不忍生靈受困不如且聽其和四五十年後安知無能捍禦者乎會已有請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許之帝遣曹利用如虜軍議歲幣曰百萬以下皆

可許也準召利用至幄語曰雖有款汝所許毋過三十萬過則吾斬汝矣利用至虜軍時契丹已疲又懼鎮定大兵扼其歸路見利用至甚喜寢以珠綵貂褥故利用卒以三十萬成約而還自是南北弭兵準之力也當真宗之次澶淵也一日語準曰今虜騎未退而天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何人可為朕守魏者準曰當此之際無方畧可展古人有言智將不如福將臣觀參政王欽若福祿未艾宜可為守於是即召欽若諭以上意授勅俾行欽若茫然自失未及有言準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為國柄臣當體此意遠酌太白飲之命曰上馬盍欽若驚懼不敢辭欽訖拜別準答拜曰參政勉之回

五

日即為同列也欽若馳入魏則戎虜滿野無以為計但屯塞四門終日危坐越數日虜退乃召為次相或云欽若數進疑辭於上前故準因事出之以成勝敵之績耳欽若由是益恨準思有以傾之矣準在相位用人不以次同列願不悅他日又除官同列因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職爾二年加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準頗自矜澶淵之功雖帝亦以此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自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寇準為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耻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以萬乘之

貴而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帝愀然為之不悅欽若曰
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整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
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憂哀明年罷為
刑部尚書知峽州遂用王旦為相帝謂旦曰寇準多許人
官以為己恩俟行當深戒之從封泰山遷戶部尚書知天
樞軍北使道由之謂準曰相公重望何以不在中書準曰
皇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爾遷兵部尚書入
判都省又權東京留守為樞密院使同平章事罷為武勝
軍節度使同平章使判河南府徙永興軍天禧元年改山
南東道節度使時巡檢朱能挾內使都知周懷政詎為天
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準所

六

當令準上之則百姓將大服而疑者不敢不信也上從之
使中貴人逼準朱能素事周懷政而準壻王曙居中與懷
政善勸準與能合準始不肯曙固要準準始上其書遂拜
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景靈宮使三年祀南郊
進尚書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時真宗得風疾劉太后預
政於內準請問曰皇太子人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
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為羽翼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
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翰林學士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
且欲援億輔政已而謀洩罷為太子太傅封萊國公時周
懷政反側不自安且憂得罪乃謀殺大臣請罷皇后豫政
奉帝為太上皇而傳位太子復相準客省使楊崇勳等以

告丁謂謂微服夜乘犢車詣曹利用計事明日以聞乃誅
懷政降準為太常卿知相州徙安州貶道州司馬而帝初
不知也他日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莫
敢對帝崩時亦言惟準與李迪可記其見重如此準始謫
道州州素無公宇百姓聞之競荷瓦木不督而會公宇立
成頗亦宏壯乾興元年守土者聞于朝遂得再貶雷州司
戶參軍初準好士樂善丁謂神放之徒皆出其門謂至參
政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污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
參政國之大臣乃為長官拂鬚邪謂甚愧之由是隙搆日
深竟誣準朋黨貶之準貶未幾謂亦南竄人皆以為報復
之速天道安可誣也謂既竄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

七

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之聞家僮謀欲報仇乃杜門使縱
博母得出伺謂行遠乃罷天聖元年徙衛州司馬初太宗
嘗得通天犀命工為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人取自洛
中既至數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卧
具就榻而卒既卒衛州之命始至乃遂歸葬西京道出荆
南公安縣人皆設祭哭于路折竹植地掛紙錢焚之逾月
枯竹盡生笋象因為立廟號竹林寇公祠歲時享之無子
以從子隨為嗣初張詠在城都聞準入相謂其僚屬曰寇
公奇才惜學術不足爾及準出陝詠適自成都能還準
嚴供張大為具以待詠將去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
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

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準少年富貴性豪侈喜劇飲每宴賓客多闔扉脫駭家未嘗爇油燈雖庖廁所在必然炬燭初為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大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襖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準聞之痛哭盡散金帛給宗黨故舊終身不蓄財產不置私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壞命備之處士魏野贈準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宅起樓臺仁宗即位北使至賜宴兩府預坐北使歷視坐中問譯者曰誰足無宅起樓臺相公丁謂令譯者謂曰朝廷初即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暫撫南夏非久即還準初至雷陽吏以圖獻圖首載郡東南門抵海凡十里準閱之恍然悟曰

吾少時有到海祇十里過山應萬重之句乃今日意爾人生得喪豈偶然哉準歿後十一年復太子太傅贈中書令萊國公後又賜諡曰忠愍皇祐四年詔翰林學士孫抃撰神道碑帝為篆其首曰旌忠史臣曰準於太宗朝論建太子謂神器不可謀及婦人謀及中官謀及近臣此三言者可為萬古龜鑑澶淵之幸力沮眾議竟成倚功古所謂大臣者於斯見之然挽衣留諫面詆同列雖有直言之風而少包荒之量定策禁中不慎所與致啓邪謀坐竄南裔勲業如是而不令厥終所謂居不密則失其身豈不信哉寇隨準之嗣子也勁介有履行終於殿中丞子諱贊善大夫誦誠皆大理評事

宋瑤字寶臣華州渭南人父鸞監察御史瑤乾德中進士及第拔萃登科解褐青城主簿好寫書秩滿載數千卷以歸復調下邳主簿擢著作佐郎知綿州太宗即位改右贊善大夫為峽州轉運副使代還召對賜緋魚復出知秦州有善政就拜監察御史克陝西轉運使以韋壹代知秦州瑤去州未百日壹坐事繫獄上以瑤前有治績賜錢五十萬再命知秦州安集諸戎部內清肅雍熙初轉北都員外郎在任凡六年召歸面賜金紫授度支判官俄遷屯田郎中知益州屬歲饑多盜瑤始至以方畧擒捕招緝盜皆首伏屏息下詔嘉獎端拱初就拜右諫議大夫時兩川轉運使副皆坐事免以瑤為西川轉運使加左諫議大夫改知

九

陝州淳化中三吳歲饑疾病民多死擇長吏養治之命瑤知蘇州瑤體豐碩素病足至州地卑濕疾益甚人或勸其謝疾北歸瑤曰天子以民病俾我經撫我以身病而辭焉非臣子之義也既而太白犯南斗占者曰斗為吳分民方飢天象如此長吏得無咎乎四年卒年六十一瑤性清簡歷官三十年未嘗問家事唯聚書以貽子孫且曰使不忘本也

宋明遠瑤之長子也淳化三年進士初瑤卒於蘇州時太宗聞而嗟悼之乃錄明遠為浦城主簿俾護其喪歸葬焉後明遠官至都官員外郎宋柔遠瑤之次子也舉進士及第垂遠亦瑤子客至閣門

祇候

張信字仲雅本燕人後徙華州渭南初名志言後改焉父
昉殿中少監信少有志節始用蔭補殿前承旨以習儒業
獻文求試換國子監丞遷著作佐郎監三白渠知涇陽縣
端供初為太子右贊善大夫曹州民有被誣殺人者詔往
按之發摘姦伏寃人得雪尋通判忻州遷殿中丞兼御河
督運至道中通判陝州再部送芻糧赴靈武就改國子博
士咸平初擢為陝西轉運副使賜緋魚至延安遇夏人入
寇親督兵擊敗之三年徙西川轉運副使時詔討王均以
餽餉之勞遷虞部員外郎賊平分川陝為四路以信為利
州路轉運使有薦其武幹者召還授如京使涇原鈐轄兼

十一

知鎮戎軍徙麟府路鈐轄夏人來寇信率兵與戰親射殺
酋帥俘獲甚眾餘黨遁去詔書褒之賜錦袍金帶景德中
徙益州鈐轄加宜州刺史遷文思使信御軍撫民甚有威
惠蜀人久猶懷之大中祥符四年車駕祀汾陰以為西京
舊城巡檢鈐轄禮成加授北作坊使會秦州李濬暴卒上
語近臣曰天水邊要宜速得人馬知節稱信可任上然之
遂改驕驍使就命知秦州至州置四門砦開拓疆境邊部
頗怨又臨渭置采木場戎人不之爭移帳而去信不甚存
撫亦不奏加賚賜邊人追悔引眾劫掠信深入掩擊敗走
之徙邠寧路鈐轄天禧初拜為契丹國信副使再任邠州
擢拜西上閤門使復為涇原鈐轄四年卒年六十九信涉

獵書史好吟詩勇敢善射有方略其總戎謹塞以威名自
任子宗象

張宗象信之子也乾興天聖之際歷官兵部員外郎直史
館度支判官

李師中下封人今渭南仕原鄉也高宗建炎間以白丁守
華州積官至忠州團練使子定一

李定一師中之子也紹興慶元之際為興州中軍統制以
忠勇著名子好義

李好義定一之子也好義弱冠從軍善騎射西邊第一初
以準備將討文州蕃部有功開禧初韓侂胄開邊吳曦主
師好義為興州正將數請出精兵襲金人曦蓄異謀不納

十一

未幾闖外四州俱陷金人長驅入散關曦受金人說以蜀
叛好義自青坊聞變空歸與其兄好古好仁對吳謀誅之
會議遣李貴追利宣撫程松貴語其徒曰程宣撫朝廷重
臣不可殺好義知其赤心以所謀言之貴遂約李虎等好
義兄弟又空結親衛軍黃德等及女弟夫楊君玉謀曰今
日人皆可殺曦皆可為曦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
變未息一變復生欲至期立長史安丙以主事蓋曦嘗授
丙偽丞相而丙託疾不往故好義兄弟有是謀也既而君
玉與李坤辰者來坤辰因言丙亦與合江倉楊巨源陰結
忠義欲圖曦好義遂遣君玉偕坤辰約巨源以報丙丙大
喜曰非統制李定一之子乎此人既來斷曦之臂矣遂與

好義約二月晦舉事至期乃約虎術貴等七十有四人好義夜襲士摩眾受甲與好古好仁及子姓拜決于家廟妻馬氏日出無耗當自為耗當自為計決矣馬氏叱之曰汝為朝廷誅賊何以家為我決不辱李家門戶馬氏之母亦日行矣勉之汝兄弟生為壯夫死為英鬼好義善日婦人女子尚念朝廷不愛性命我輩如何眾皆踴躍好義哲於眾曰入宮妾殺人掠財物者死時偽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安長史為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職護衛十兵皆棄挺而走遂至偽殿入曦寢室李貴手執職警斫其首引眾擁出偽宮亟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舞歡聲動天地持職首撫定城中市不改肆好

十二

義請乘時取關外四州巨源贊之丙大喜巨源輔行三善忌其能沮之好義曰西和乃腹心之地西和則三州可不戰而復矣今不圖後悔無及願得馬步千人死士二百齎十日糧可濟丙從其請忠義響應夾擊金人死者蔽路七日至西和好義率眾攻城親犯矢石人人樂死以少擊眾前無留敵金西和節使完顏欽奔遁好義整眾而入軍民歡呼迎拜藉庫府以歸于官好義初欲乘勝徑取秦隴以牽治淮寇而宣撫司令謹守故疆不得侵越士氣皆沮好義以中軍統制知西和州率丙以勞績土于朝特贈檢校少保謚曰忠壯好義善誦孟子及左傳以為終身行此足矣誅曦時唯幼子植留家迄事人爭冒功賞君玉欲注

植名好義指心曰惟此物不可欺曦既誅三善心懷邪謀日以殺好義為心及好義牙西和喜遣其死黨劉昌國聽節制好義與歡飲中毒蒸瀉而卒居民莫不究之號慟如私親權鋒一軍幾至於變既而昌國白日見好義持刃刺之齧師仆地疽發而死

金石末顯阿不本縣人承宣中以明威將軍行本縣令

梁君子本縣人泰和初武各將軍都監

李保本縣人泰和初保義校尉都監

蒲察和尚本縣人泰和中以武將軍行延長縣主簿

裴思禮本縣人泰和中進義副尉

僅借守忠本縣人大安初以明威將軍行本縣尉

十三

伯德士德本縣人大安中以武將軍行本縣主簿

元李秀張村里沈家嫂人中統初斬羅真射為下營領本

頭下京兆等處民戶總管

李得實秀之長子也世祖至元十二年十一月奉長生天

氣力裏皇帝聖旨承襲其父李得實職名德帶銀牌領本

下京兆等處民戶總管

李存義得實之長子也大德四年七月奉皇帝福復軍堂

姑魯國大長公主懿旨承襲其父得實職名充老西路等

處管領本投下蒙古漢兒怯憐口册抄等戶總管司當其

後存義年長子承師承龍職名管領京兆等處民戶

巴巴本縣人世祖至元十八年宣授武德將軍蒙古正行

十戶

薛榮字君英臨渭里人其先自河東徙來元真二年以陝西行省為補通事至大元年授從事即曰多羅額克壽薛史選授承直即陝西行省都事延祐三年遷壽真大夫陝西元路判官管修橋道有功至治二年以壽真遷壽真薛大夫西和州知州延祐與壽真薛有政三年陝西大元雲南諸路通廉訪司僉事天曆元年轉中議大夫西蜀四川道廉訪司僉事三年陝西諸路道廉訪司副使至元三年轉大中大大河西隴北道廉訪司副使至正二年陞正議大夫陝西漢中道廉訪司廉訪使四年陞工部尚書致仕相貴贈中順大夫鳳翔府知府上騎都尉追封

十四

河東郡伯父宗文贈大中大大興元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河東郡侯今貢士解州訓導薛同即尚書之七代孫石端甫北至道里人致和中舉茂材異等歷官至大夫西蜀四川道肅政廉訪司僉事陞正議大夫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司副使故志稱其忠慎廉介早有能名為時所推重焉
張時中侍郎張顯之曾孫也世居靈臺山下羊峪村天曆中為安西路高戶府高戶今其地屬張北里墳尚有碑有金牌貢士張漢即其裔也
張遜字讓甫田市里田村人至順中舉人歷官鳳臺縣任民牧秩滿授奉訓大夫同州知州奉勅封其父之

林宜授奉訓大夫飛騎尉華州知州母韓氏封華陰縣君孫恭貢士至正中為華陰縣尉

拜瑚字文昭本縣人至順中舉茂異歷官奉訓大夫陝西行御史臺監察御史陞中議大夫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僉事

虎里翰本縣人元統元年舉金闕榜進士至正中歷官光祿司主事

脫因納本縣人元統中授武德將軍本縣蒙古軍戶張冲本縣人至正初授受承事郎御史臺都事

鐵木本縣人至元中授武德將軍本縣蒙古軍千戶哈刺不范本縣人至元中教授從事郎奉元路澄城縣達

十五

魚花亦兼管諸軍與勸農事賜緋銀魚袋

曹仕康杜花里人順宗至元中為奉元路總管府總管同知賜紫宣毅顯武將軍今義官曹東元即其八代孫也

李元本縣人至元中教授將仕佐郎甘肅行中書省沙州路知事

愛延帖木兒本縣人至正初教授武毅高陵縣蒙古軍百戶

鄒任志本縣人至正中任陝西行中書省奉元路府學訓導

高悅台音花者書里人也至元初舉賢良累官至兵部尚書洪武元年薨 太祖高皇帝兵至燕京元順帝夜

開健德門北上都脫台晉化携家徙之後 大明兵克

上都製德昌府元皇孫王子國公平章皆就擒皇太子從

數十騎北遁去脫台晉化竟不知其所終今其墳在西周

村法輪寺之東人猶稱曰高尚書墳云

閻正叔仕西南里人倭伯正滴而坊里人泰定中同舉進

士正叔授五經博士伯正授太常博士後以世亂棄官隱

居曰里洪武初有司奉 詔舉薦被徵起送同至 京

師深衣幅中入見以年高辭不願仕 太祖高皇帝見

其鬚眉皓然禮之使歸俱以壽考終于家

金元之際令丞簿尉多本貴人為之在金如女奚烈史等

完顏璋在元如同鴉尹周佐趙璧王顯續俱拜乞伯表允

義明理會升典禮彌實李起岩三綱劉敏俱本縣人立為

尹或為簿尉各已備列官職傳中故茲不再叙云

人物傳三下

渭南志十七

忠貞奉天朔衛推誠盡力佐理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

明石方明北至道里人元肅政原討副使石端甫子也景

泰三年以曾孫石方景贈太子大師武清侯天順二年加

贈奉天朔衛推誠盡力佐理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

忠國公石仲章仲賢

石仲章方明之長子也當元末辟為奉元路萬戶府萬戶

宣授安遠大將軍入 國朝改授懷遠將軍指揮同知兼

仁愛士士卒咸信服之

石仲賢方明之次子也性深厚謹財利悛信積德生二子

曰若曰瑋仲賢後以孫亨貴正統十二年贈驃騎將軍後

軍都督府都督兼奉天三年加贈太子太師子清侯夫

順二年加贈奉天朔衛推誠盡力佐理武臣特進光祿大

夫右柱國忠國公

石若字廷舉仲賢之長子也天性仁慈閑武善騎射洪

武中武大至竟河衛武邑守 成祖文皇帝嘗請難兵

廷舉奮勇效忠戰鄭村堤竟廣昌新州廣辰白溝河大戰

進克滄州東昌威縣深州及薊城大戰以奇功陞本衛百

戶千戶肥河大店小河齊眉山靈壁大戰五月渡淮六月

渡江陞千戶永樂庚辰為從 車駕北征至滅胡山女

真河戰退胡酋本雅失里凱旋陞本衛指揮兼事以忠謹

見稱無子姪亨嗣正統十二年贈驃騎將軍後軍都督府

都督俞亨

石琇字廷履中噴之次子也居處者及處郡黨曠志和惠
行有陰德人之賴其賑給者每以子孫昌大祝頌之春秋
方二十六而遽以疾卒重為人所惜悼正統十二年以子
亨貴贈驍騎將軍後軍都督府都督俞亨亨景泰三年加贈
太子太師武清侯天順二年加贈奉天副都推誠宣力佐
理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忠國公

石亨琇之長子也生有異狀方面體長大魁傑美鬚每過
腹及膝人望之若關義勇王然者其從姪彪體貌亦雄偉
髯亦長過膺亨嘗與彪置酒縣東關酒肆有相者過見其
奇之再三目眎嘆曰今當平世造化何生此二人時亦無

二

識者亨之伯父若無子亨繼之亦樂未幾其能為黃河衛
指揮俞亨雖不學亦識子英毅壯烈善騎射又善投大
刀輪舞如飛虎而又有膽每從征廷刃當先歟立奇功
累陞都指揮使彪亦驍勇力強挽強弓又善射始以官
舍從亨有功殺大同衛鎮撫正統十二年亨以功再遷都
督 事為征西前將軍左參將賜子萬全路彪亦陞至指
揮使 亨念謀亨威名是時已動虜庭矣十四年秋八月
英皇車駕北狩亨與總兵官昌平侯楊洪等俱以地方責
任被繫錦衣衛獄先是七月虜將也先等大舉入寇大同
中官王振才專權擅權開殺功名圖封拜秩 帝
親征倉猝出師文武大臣咸不預議眾心汹汹起于無

關志遠致

變與遠爾蒙慶大漢罪由王振專主位他

事出不意胡酋也先等乘勝率眾長驅入居庸關進逼京
城臣民惶惑莫知所措會有言亨勇善者於是 景皇出
亨於獄 詔令建功贖罪亨統官軍出安定門即與虜
過挺刀單馬進左右馳突獨殺數十人彪又持斧率諸親
信子弟從之諸軍曰是確呼躍躍聲震天地虜部而西亨
等率官軍從之至城西復戰虜復却而南亨命彪率精兵
千人倘佯游獵至彭義門虜見彪軍少而不知其誘也易
而逼之亨統大軍遽乘之掩而躍焉虜遂潰而南奔亨等
率官軍日在追之既三日至清風店北虜將由紫荆倒馬
等關北出懼官軍後躡弗利亨又令謀者詣虜謂亨未至

三

在津村者假亨名耳虜信之率眾來攻亨於是領兵與精
銳數十騎奔擊大町且置虜陣刀會斬下殺虜數百人虜
知其為亨也驚駭莫亂自相踐踐官軍乘之斬首萬餘級
積尸十數里也先潛從數騎遁去所掠羊馬財物盡數棄
遺如丘陵諸遺虜號哭四奔蹂躪踏藉得歸者才十之二
三年亨既敗虜名勳四方威震漢南王庭也先諸酋將由
是膽落專衛 英皇大駕隨即奉旋亨之力也是後魏
鞞屏跡不敢南下雲朔牧馬每見邊人必稱曰石翁爺
朝廷論功行賞以亨為第一進爵武清侯英皇太子太師總
京營大軍彪亦陞都督俞亨為大同右參將諸親信子孫
石澗石漢石濬石深石仁俱陞千戶鎮撫關獨戰沒彪為

泰將虜人畏之稱曰石王亨又 奏脩居庸紫荆倒馬

龍泉等關各堅堡鎮隘口後人至今賴之天順元年正

月丁丑 景皇不豫學士王文少保于謙與太監王成

等謀欲取廢王世子立為東宮而于與都督張軫學士徐

有榘中官曹吉祥與先已定謀奉 景皇命有飛

語於亨者曰王文于謙已遣人賚金牌敕符去取廢王在

子矣或又傳曰 景皇已命太監張永等拿亨數人掌

兵者於是亨等皆懼因吉祥密白 皇太后庚辰

太后遂降懿旨于亨曰 天子疾大漸殆弗與 天

位久虛 上皇居南內春秋鼎盛于今八年聖德無虧

天意有在人心所屬傾以奸臣擅謀閣而不聞欲迎立諸

王以承大統將不利於國朕其幸與以逆亨既得旨乃

於壬午四更與張軫曹吉祥等暨群從子弟各率兵

士入叩南內宮門迎 英皇法駕復位初英皇北狩廟

臣議欲遣使奉問時于謙在位謂虛詐難信宋金履巽可

鑒未宜即行既而 駕返南內即有漏謙言于 英

皇者 英皇南宮問宮而謙又當國 比景皇大漸

人又言謙主謀欲為別圖是以謙與王文輩遂獲大逆重

罪積疑實自 上裁亨等事屬迎立奉行其勢甚耳正

刑叙賞亨功由是第一乃遂進封忠國公加授奉天朔運

推誠多力佐理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食祿三千石

追贈三代錫以鐵券俾世其嗣彪以邊功進封定遠伯為

大同副總兵諸從弟子姪及諸親婿義子孫皆以戰功歷

官錦求都指揮指揮者三十二人千戶鎮撫者二十一人

一門遺戚寵為當 朝常是時亨自以為有社稷之功

上亦德亨之奪門迎駕也故極其報典之隆於是亨頗矜

其功流亦恃寵而驕會御史楊瑄劾亨家人佔民田亨

疑學士徐有榘等排陷見 上訐 上信之為

下賈與有榘并都御史耿九疇等于獄降詔各放等官十

三道御史俱以排陷大臣治罪由是朝論不平賢唯復番

為吏部侍郎然終銜恨亨矣及賈再入閣亨亦與有力焉

而賢竟不悅亨久之亨頗干預朝政或乞請太嬪 上

亦厭之左右怒亨者伺陳數為排語 上漸疑亨而賢

日見親矣一日 上謂賈曰左右干預為之奈何賈對

曰唯 陛下獨行耳上嘗與賈論及迎駕奪門之功賈

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不後况景皇不諱 陛下

宜復大位天命人心文武群臣無不順者何必奪門且內

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非順幸類 陛下洪福得

成其事假使景皇左右先有知者亨輩何足惜不審置

陛下于何地 上愕然賈又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

亦有邀臣與謀者臣不從以臣愚見若景皇果不起率文

武群臣請出 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攘雖欲世賞以

誰為功招權納賂何由而得然賢彼時不當 國賞持兩

可以觀賢耳 上方信賢而其言為是由是益薄亨

亨生子方三日 上見亨稱賀且令覓見既見

日虎兒也佳善撫之朕行備與鄉結婿也 上意欲

其子為駙馬且探亨意淺深也亨不知 上意對曰臣

安敢且臣兒無福 上笑領之命左右取金鎖鑰其項

賜封鎖是候亨頓首謝曰 上由是亦疑亨心矣既

而都御史年高以石虎劾奏遂釋亨京 上疑問時賢

奏表官體勤果多不賞而虎又數侵侮其總兵官故其總

兵官因虎嘗奏欲城威穿海子乃遂暴為惡言飛上誣虎

潛蓄異志 上聞而方在疑似間而大同邊人適又合

奏保彪為其鎮總兵官於是 上遂大怒而思為殲除

計矣無何進彪是遠使召令歸為親衛亨覺 上疑即

令人促彪疾馳入京以解之會北虜入貢見彪於朝羅拜

稱王左右即又密聞而 上疑遂不可解亨等猶弗如

也既而上密詔御史按劾即日解彪棄市籍其家而亨亦

逮繫錦衣獄死亨既死法司奏請瘞亨尸 上念其功

惻然欲從之以問亨頃頃欲合法司論罪曷首 上不

肯竟令瘞之都御史寇深等素亦惡亨專擅竟論彪以大

逆收亨等家屬俱置於法籍其財產入官亨有從孫進士

石後者素有才名時尚未授職人嫌之亦被收時人寬之

獨亨從姪錦衣衛都指揮使深得成湖廣郴州衛亨少子

鎮先候潛以幼年未收耳後漢在赫復以功累陞指揮

正德末尚在京師游食未死初亨原籍財產撥行藩司

籍沒比查官至亨家大忽風雨驟至雷電大作震耀屋舍

查官懼而俯伏雨中良久風息雲霽查官遂去粗取其數

報了事耳亨同縣人孫弘初以舉人歷肥鄉洛陽令政績

卓異累陞太僕寺丞少卿 英皇復位亦以迎 駕

有功叙陞工部右侍郎亨再為之改陞吏部左侍郎

命下人報亨亨曰即尚書可矣何再陞耐煩耶亨恚如此

宜招疑忌也亨既敗弘亦罷為大理通判或者論曰亨雖

不學惟亦直爽軒豁而無機變之巧嘗薦處士吳與弼應

聘振勵士風又薦馬昂為兵部尚書非不好賢者初與李

賢徐有損亦相善賢之初入閣也亨實與有力焉其後有

損退而賢獨進時亨與賢已有隙矣既而李賢日見親信

而亨權日重軋賢又慮主擊門既居禍端日萌亨又不知

謙退保身之道火漸出矣彪又益之以薪又從而膏之欲

其不焚烈燄也豈矣若論亨功誠大不任奪門迎駕也

當 英皇北狩群胡進圍京城時四方震恐中外戒嚴

大將元老束手無策欲亨別圖家幾殆然則亨此功雖謂

再造社稷可也嘗讀崑崙李副使蕩陽石將軍戰檣歌自

清風在南通父老蒼我已已年間事店北猶存古戰檣遺

鏃尚帶勒王字憶昔蒙塵實慘怛反覆勢如風雨至紫荊

關頭盡吹角殺氣兼聲滿幽朔胡兒飲馬彰義門烽火夜

照燕山雲內有于尚書外有石將軍石家官軍若雷雷天

清野曠來酣戰 朝廷既失紫荊關吾民豈保清風舊

爺頂子無處逃哭聲震天風怒號兒女床頭伏鼓角野人
屋上看旌旄將軍此時挺戈出殺胡不異草與蒿追北歸
來血洗刀白日不動蒼天高萬里煙塵一劍掃父子英雄
古來少天生李晟為社稷周之方叔今元老單才痛哭倒
馬關獨如半死飛狐道處處懽聲樂鼓旗象象牛酒搗王
師休誇漢室嫖姚將豈說唐朝郭子儀況吟此第六十香
比地經過淚滿中黃雲落日枯骨白沙礫慘淡愁行人行
人來折戰場柳下馬坐望居庸口却憶十官迎 駕初
十乘萬騎下 皇都乾坤得見中興主日月重開再造
圖勳雄不數雲臺將石象善戰天下無嗚呼石象今已無
安得再生此輩西備胡觀此則亨功懋大在此可見矣使

其後無迎駕奪門之事則威權不由寵幸而赫彪亦何待
而驕哉以亨忠亮朴實守其侯爵傳之子孫與國同休戚
焉則下無干國政之謬上無殺功臣之名顧不美哉夫何
王文筆布圖高貴頓起異謀遂致亨承內 旨率兵迎
立功歸臣下威震勇畧饒媚既作媒孽亦隨當是之時謂
可叔姪情寵騎志則固有之若曰大逆不軌蓋亦莫須有
耳闔門就戮禍延罪忿快鬱際之心刑戮動伐之肉死
者含冤生者懷疑遂致逆賊曹欽得以藉口叛亂向非孫
鏗先覺凶毒安可測也茲固天命赫臨 祖宗威神昭
靈所在即至撲滅然傷壞殘損亦已多矣若賢者非類三
朝仁人長者德感庇及終豈能免哉大哉身事君分也

天功以為已有孽固自作而凡李固高貴與謀洩私忿以
禍國家者視此獨不當為深鑒乎哉

李恪張村里沈家坡人元京兆等處民戶總管李承節之
長子也洪武初以白丁征安南單騎突出殺蠻首二級驅
獲牛羊三百餘隻授秦川右衛鎮撫司鎮撫洪武十九
年調四川成都右衛鎮撫司仍授鎮撫世襲恪卒于亨
襲亨卒于昇襲昇卒于傑襲傑卒于宜襲宜卒于時茂襲
見任今其坡李表村見任山西垣曲典史李維新即時茂
之共祖兄也

實冕忠義里人少有志質美而好學博古又人品魁梧而
又莊肅不苟一介非義弗取與焉景泰庚午中陝西鄉舉

累試禮部不第天順二年以就選番滯京師時忠國公石
亨方貴威延冕教諸子姪學一日亨謂冕曰亨明日置酒
延吏部欽詣先生見而陪之奉母辭亨意欲吏部知冕而
選與美秩也冕領之詰朝則鎖門潛出亨竟莫知所去向
比者選乃冕列第一授湖廣辰州府同知賴行始謁亨辭
亨曰先生不肯見吏部而竟得首選高秩亨武人安識先
生志哉欲假以驛傳冕亦固辭之於是單騎馳去既履任
即有二人控一羊來訟者然無證冕呼屠人至命殺而均
分之二人者一執之不肯一強欲殺之冕遽曰不肯者真
也欲殺者假也假者果服於是人服其明然職故兼造
御用神室磁器中官來督運者額外舊有餘數以便其私

免執不肯與中官怒於是誣免以失度違期不敢奏上

命下錦衣五官械繫 京師治罪人皆為免危之而免即
慷慨就行畧無難色比下錦衣獄執法者審知其誣乃奏
薄其罪 詔為百姓放歸免既得 命即日就途忻忻

然無少憾也歸而家居屏人事足不履縣道者三十年縣
候任爵高其行遺子早辭教詣至縣至則先謁文廟而後
與任候接一拜即退求去任周留之竟不肯仕則益敬重
之家貧儉素自給未嘗以一菜假人人亦不敢以一私干
也每食唯野藪二器粟飯一盂而已雖過遠道貴介亦唯
是耳人不以為非也其剛介廉直終身如此後學至今稱
仰之者八十又三終才家當免之臨終也謂其諸子曰我

死母作佛事若欲題我墓曰明故免罪前湖廣辰州府同
知買免之墓則我瞑目地下矣然則免其古猶介獨行者
之徒匹與

張慎田市里曲村人元華陰縣尉恭之孫也永樂十五
年舉人正統元年除河南封丘知縣二年調知盧氏知盧
氏者九年蒙 恩降 勅封贈其父母事在恩錫表
中以課最陞河南府通判致仕

張鏞通判慎之孫也大順六年貢成化十年除山東濟陽
知縣有才能又廉慎而又好賢重學校學教之士被其惠
者親愛之如子之於父母知濟陽者九年課額第一由是
陞濟寧州知州治濟寧亦如治濟陽卒于任濟陽濟寧之

人至今思之正德五年七月戶部主事濟陽黃流過渭南
以文哭祭墓下曰嗚呼公今已矣不可得而復見矣憶流
為童子時公不以群兒遇我每期我以有成我無不與
之布我無食公與之粟我後年及議婚而家貧無以為禮
公為出條資以助之周全保愛若親子弟然而吾以至於
有今日非公之賜而誰古人一飯之德必報而吾愛知于
公溫惠之所及者豈止一飯之德哉顧常欲報未能賜終
而不解者二十餘年矣茲幸過公之故里訪公遺孤俱已
成立而且能昌大門戶蓋公積善之徵也土底有知見吾
展拜原下必自喜日是兒果如吾所料云臨風灑泣痛心
如割其後嘉靖九年流弟臣者復以叅政駐節渭南具祭

十一

哀奠于其家亦如流所稱感者後臣歷任至都御史每過
渭南與渭南人言必稱述鏞在濟陽佳政云云由是觀之
非其德惠入人之深安得去任四五年之後而猶使人
感慕稱述如此哉

裴斐字成章臨渭里人也祖遵古洪武中以才俊舉為四
川榮昌縣丞父珩洪武丁卯舉人授嚴州府學教授贈文
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斐性聰敏好學而人品亦雋偉正
統十二年以明詩中陝西鄉試第八刻文式士天順初選
授福建道監察御史 朝有風裁出按遼陽時鎮遠肅
士卒悅服還陞湖廣按察司僉事未幾告歸為人坦夷不
修邊幅敏於吟弄亦風流人豪也鄉人邀斗醪隻雞不拒

膠雖酸惡亦飲或止之則曰是敬我我何以嫌惡為人感而愈益尊禮焉故終其身無有怒怨之者其僅英襟度至今人猶稱之以壽考終于家

裴憲字恪理僉事斐之從弟也父政累贈奉政大夫戶部郎中恪理生而穎篤比長器宇宏深舉止莊重博學強記通毛氏詩景泰庚午中陝西鄉舉天順丁丑登黎淳榜進士庚辰授南京戶部廣西司主事監督京儲為都御史斬公親所器重壬午往督江北諸路儲甲午遷監南京錦衣衛糧權奸劾于於是斬公及尚書陳公翼交章論薦遂陞本司員外郎丁父憂已丑服闋改除北京戶部湖廣司員外郎庚寅出督通州糧儲是歲七月陞本部福建司郎中

十一

出總大同諸路邊儲既又奉 勅稿賞延綏諸路邊軍

二邊將士或懷感之甲午丁母憂丁酉服闋調除本部江

西司奉 命往封 瑞昌王墓禮金盡部帑內 王

國稱重焉已亥領 勅勸視畿內水災具實 上

人甚賴之庚子春二月陞山東布政司左參政蓋異擢也

辛丑春三月總理直隸諸路邊儲都御史郭公鏜方移懇

獎勞遽以疾卒于官時年五十五又五人甚惜之恪理為人

篤慎老練歷官無積政墜名至今後輩稱其為淳篤長者

云

南休亭翁者諱釗字希古田市里秦村人也父義永滌中

生而岐嶷穎異比成童好讀書然家貧能刻苦十八歲通小戴禮記為大爾雅不事雕琢提學曾公建試而奇之以為華州學諸生翁之為諸生也高一驢耳以貧不能致芻每晨謁學官請業後即携書騎驢出州城北放驢草中而誦書壠上日既而掩卷刈芻束束而歸每日如是由是學益博而有文矣景泰癸酉一應鄉試而即中舉人高第天順庚辰登王夔榜進士遭母喪服闋除授戶部浙江司主事成化乙酉遭父喪服闋補本部山東司主事三載考績進階承德郎贈父如其官封嫡母馬氏為太安人癸巳陞本司員外郎遭嫡母喪服闋陞本部山西司署郎中事員外郎庚子六載考績進階奉直大夫加贈父如其官二

十二

母俱贈宜人辛丑陞本部山東司郎中乙巳陞河南布政

司右參政階授大中大夫丁未致仕歸翁美髯脩體性嚴

毅而子兼介居終始人不能以一弘千一錢點焉翁至

以此能自高而人亦每以此多翁能清苦也大剛且強其

或面折人短無少貸又或以其所能詆人所不能人是以

多嫉而恨毀之自其為主事為員外為郎中出入中外凡

二十五年但可以足國儲益邊計沮奸謀蘇民困者不

避權豪不計利害凡人之所畏而不敢為所避而不能為

者皆挺身以為之當是之時翁之同年共舉俱先已超階

而翁猶郎官也時論由是為翁不平翁之持肯王公時已

為禮部尚書一日會以事至吏部吏問問故于部尚書部